

## 【学生课程作业】

# 浅析新加坡语境中的“华人特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7级本科生 梁诗慧

**摘要：**2019年的“褐脸”风波使新加坡舆论界再次兴起对“华人特权”的讨论。新加坡“华人特权”在没有类似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拥有特定的蕴涵，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加坡语境中的“华人特权”是关键任务。“华人特权”并非是在偏向任何族群而出现的一种现象，他仅仅是华族作为大多数群体所形成的客观且自然的优势。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应在“华人特权”是否存在，而是如何解决和引导华裔群体正视他们的“华人特权”，进而推动族群关系的进步。

**关键词：**华人特权；族群关系；新加坡；褐脸

## 一、引言

2019年7月末，新加坡星网电子付款公司（NETS）刊登了一则具有争议性的广告。为了传达“电子支付适用于每个人”的理念，身为华裔的广告代言人周重庆需饰演新加坡的四大种族。为了扮演少数民族，他将肤色涂为深色（见图1）的行为引起热议。辩解者的解释是广告并无意取笑马来或印度同胞，但批评者则认为广告商若想传达宣传理念，可以聘请其他种族作为代言人，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表示，用“褐脸”（brown-face）达到综艺效果的意图与历史上白人通过“涂黑脸”（black-face）扮演黑人以获得娱乐的行为是同质的，这都是将少数群体非人格化的歧视性举动。因为类似的事件出现不只一次，有少数民族同胞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失望与无奈，认为华裔群体的优势地位赋予他们定义玩笑边界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常用“无恶意的玩笑”合法化自己的行为，漠视少数民族的感受，而少数民族表示不满就会被看作是过于敏感<sup>1</sup>。新加坡一对印度族兄妹Preeti Nair和Subhas Nair 网红则通过一段说唱表示他们的不满，指责华族总是“搞砸了”，目的是要批评华族所拥有的“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因影片内容含有激进且具有煽动性言论，这对兄妹已受到警方严厉警告，该影片也已下架。



图1: 具有争议性的电子支付广告（来源：Today Online<sup>2</sup>）

<sup>1</sup> Alfian1 Alfian Sa'at, 31 July, 2019, <https://www.facebook.com/alfiansaat/posts/10156608389667371>, 2020-12-30.

<sup>2</sup> Today Online, "Parties behind 'brownface' Nets ad given stern reminder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acial sensitivities:"



这则广告风波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于处理族群关系依然需要改进，其争论的所引发的批评者和辩解者也影射了民间对于族群关系，特别是“华人特权”话题还未达到共识。笔者也希望借此通过解构这场风波频频出现的“华人特权”，探讨其背后的内涵与意义，为日后开启和拓展有关议题做出贡献。

## 二、“华人特权”概念的来源与含义

近年来“华人特权”使用更广泛，但也因此使之模糊化。但是，对“华人特权”有明确的定义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讨论新加坡的族群关系。

新加坡舆论界真正出现“华人特权”是在2015年由社会活动家（social activist）Sangeetha Thanapal 创造的词汇。Thanapal 的灵感来自于 Bell Hooks 的 *Beloved Community: A World without Racism*，她发现若将书中含有“白人”的句子替换为“新加坡华族”时依然能够正确描绘新加坡种族关系的情况<sup>1</sup>，因此“华人特权”这一词汇开始流传。

需注意的是，Thanapal 认为的“华人特权”是有歧视性质的，她认为“华人特权”是新加坡人华人主义至上（Chinese supremacy）意识形态驱使下给予华人的特权。但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的特权和种族歧视行为或态度（racism）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概念<sup>2</sup>。换言之，新加坡可以在没有明确偏向任何族群的态度或意识形态下，依然出现华人特权。

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借助Peggy McIntosh“白人特权”概念更有助于正确理解新加坡的“华人特权”。McIntosh 表示，“白人特权”是白人因自己的肤色不自觉（oblivious）地获得一些不可见（invisible）且不劳而获（unearned）的特权、专权和优势<sup>3</sup>。由此可见，McIntosh 版本的“白人特权”重点在于其隐蔽性，与法律上赋予群体的可视优惠待遇或宪法偏向特定族群有所区别。因为这些优势对于优势群体过于理所当然，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特权存有盲点。为了证明这一点，McIntosh 重新审视她日常生活的审视，并写下了二十六条她作为优势群体（白人）所享受曾未察觉的优势。这比如有“如果我需要搬家，我非常肯定我能够租或购买我能够承担且我想住的地址的房子”“我从来不需要代表我所属的族群来说话”<sup>4</sup>。

同样的，在强调种族平等的新加坡里，华族也有他们天然但是他们却不知的特权，其经典例子是2017年10月李秀萍博士向《海峡时报》社论投稿事件。在她的稿件中，她表示在新加坡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种族歧视现象——新加坡店员在招待她的时候摆了一副臭脸，而对她的白人丈夫却热情款待，因此她对新加坡开始出现种族歧视现象感到担忧<sup>5</sup>。很多少数族群表示李博士所遭遇的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李博士却大做文章，足以证明她的“华人特权”。

## 三、种族平等原则下的“华人特权”

---

IMDA”, August 14, 2019,

<https://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parties-behind-brownface-netsad-given-stern-reminder-paying-attention-racial>, 2020-12-30.

<sup>1</sup> Adeline Koh, “Chinese Privilege,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ity in Singapor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deline Koh and Sangeetha Thanapal”, March 4, 2015, <http://www.boundary2.org/2015/03/chinese-privilege-genderand-intersectionality-in-singapore-a-conversation-between-adeline-koh-and-sangeetha-thanapal/>, 2020-1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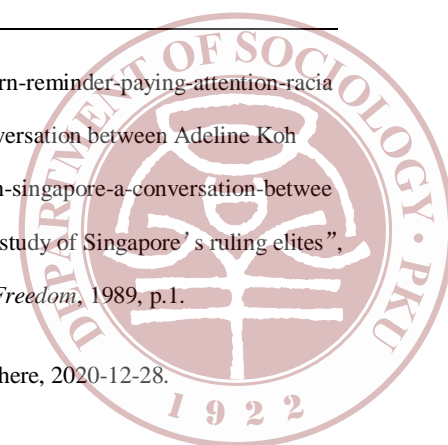
<sup>2</sup> Humairah Zainal & Walid Jumblatt Abdullah, “Chinese privilege i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s ruling elites”, *Asian Ethnicity*, 2019, p. 2.

<sup>3</sup> Peggy McIntosh, “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Peace and Freedom*, 1989, p.1.

<sup>4</sup> *Ibid.*, p. 2.

<sup>5</sup> Lee Siew Peng, “When did race become an issue here?” Oct 4, 201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forum/letters-in-print/when-did-race-become-an-issue-here>, 2020-12-28.



“华人特权”是从美国语境中演变的一个概念，但是新加坡即没有经历过如同美国的奴隶制度和漫长的黑人解放和民权运动，宪法上也没有给予任何一个族群特殊的权利或权力，因此有必要探讨新加坡出现“华人特权”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

新加坡从建国以来非常坚持种族平等原则——1964年和1969年爆发的种族冲突<sup>1</sup>加上李光耀先生的个人治国理念奠基了新加坡建国之路将建立在任人唯贤（meritocracy）和种族平等核心价值观之上。这两个核心原则也决定了新加坡的种族政策的基轴：第一，不采用肯定性政策；第二，强调多元文化主义，采取的种族群大拼盘（ethnic mosaic model）模式。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面对的一大问题是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政策下，马来族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较少<sup>2</sup>，导致了马来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比华族或印度族来得较低——1966年，马来族的平均月收入是187新币，而华族和印度族分别是223新币和256新币<sup>3</sup>。但是新加坡并没有采纳和类似于美国的肯定性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或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新加坡政府通过自助族群资助团体（如MENDAKI）让族群自发协助族群的成员。这是政府通过间接方式确保各个族群获得平等竞争的权利而不是直接依靠政府援助<sup>4</sup>，是一种平等任人唯贤（fair meritocracy）<sup>5</sup>的形式。

另外，新加坡采取的是种族整合模式，目的是让不同的种族为新加坡文化添加专属色彩。以戈登族群发展关系的“三阶段理论”<sup>6</sup>为参照点，华族虽然在新加坡占大多数，但新加坡并没有采用第一阶段的以华族或其他族群的文化为主要的文化导向、或是要求四大种族“摆脱原有民背景和文化束缚”<sup>7</sup>的同化政策，而是采用与第三阶段相似的政策，让四大族群的文化相互融合。因为如此，新加坡人制定了四大种族（CMIO）辨别的政策：新加坡人的身份证会被标记自己的族裔身份，新加坡四个官方语言也是四大族群语言，政府组屋也需要有四大种族，集选区的也需要有四大族群的代表。

然而，这样的形式上平等依然会出现“华人特权”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出在于华族占新加坡社会构造的大多数，是数量上形成的自然优势（majoritarian privilege）。数量上占多数能够给予人们安全感（safety in numbers），而且社会通常会有迎合大基数的惯性<sup>8</sup>。这种数量上的优势是社会自然的构造与生俱来的，虽然造成的结果具有种族歧视性质，但当华人特权被发挥的同时并非是华族刻意压迫少数群体的结果。

如同白人特权，新加坡“华人特权”的体现非常微妙，作为华裔族群难以察觉。一个例子是差别待遇。身为主体族群的华裔因人数相对多，受到歧视和差别待遇可能性低，但少数族群就会面对华裔所未承受的压力。2018年数据显示，在工作岗位上，仅有8.5%的华裔受到了差别待遇，与印度族的22.6%和马来族的25.7%形成强烈对比<sup>9</sup>。

<sup>1</sup> Lily Kong, Brenda S.A. Yeo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and Spectacle: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Day Parades in Singapor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6, No.3, 1997, p.213.

<sup>2</sup> Eng Fong Pa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Malay Muslim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 No.2, 1981, p.150.

<sup>3</sup> *Ibid.*, p.152.

<sup>4</sup> R. Quinn Moore, “Multiracialism and Meritocracy: Singapore’s Approach to Race and Inequalit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8, No.3, 2000, p.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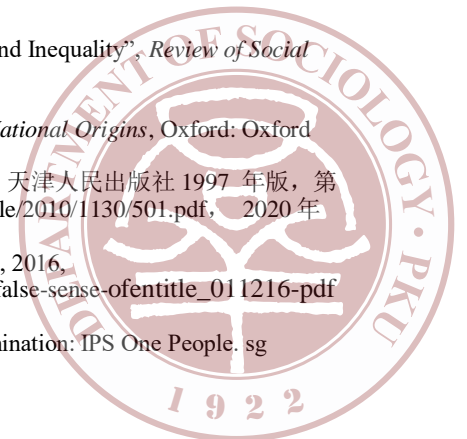
<sup>5</sup> *Ibid.*, p.339.

<sup>6</sup>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up>7</sup> G·辛普森著：《民族同化》，载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转引自周娟：《多元同化刍议》，<https://www.sinoss.net/qikan/uploadfile/2010/1130/501.pdf>，2020年12月30日。

<sup>8</sup> Eugene Teng, “Majority race must be wary of false sense of entitlement”, December, 2016,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td\\_majority-race-must-be-wary-of-false-sense-of-entitlement\\_011216-pdf.pdf?sfvrsn=77739f0b\\_0](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td_majority-race-must-be-wary-of-false-sense-of-entitlement_011216-pdf.pdf?sfvrsn=77739f0b_0), 2020-12-30.

<sup>9</sup> The Straits Times, “Slight increase in racial minorities perceiv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IPS One People. sg survey”, Jul 30, 2010,





另一个例子是在新加坡在80年代后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和推进儒家思想教育的政策。1982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实行《儒家伦理》课程，1985年出版《儒家伦理教材》，是世界上首个将儒家伦理作为教学内容的国家<sup>1</sup>。为了配合强化儒家精神的措施，当时的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出台“讲华语政策”，并在1979年宣布出台特选学校政策，将资源投入在培养精通中英文的人才。儒家文化显然是新加坡华裔群体的文化特点，虽然儒家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且在出台政策也与不同族裔领袖讨论并征得同意，但是少数族群是否能够与不属于他们自己文化背景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联系值得深思<sup>2</sup>。

在这一点上，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主要是华裔，他们集体的特别是华族优越感使这种看似有种族偏向的政策和价值观得以推行<sup>3</sup>，少数民族则只有被动地融入到华族的主体文化中。然而，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熟知新加坡的治国理念就能明白，新加坡看似偏向华族的政策实际上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要考量，在特定情势发挥族群文化的优势（situational ethnicity）以将国家利益最大化<sup>4</sup>。放眼于80年代的国际政治背景，新加坡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具有极大的实用主义而非族群优越感在作祟。当时的西方国家正以散播民主制度和人权问题为理由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新加坡对外强调“亚洲价值观”，目的就是向西方国家证明世界上可行的政治制度非常多元，希望击退他们的干涉主义<sup>5</sup>，对内则是给予父权统治的合法性<sup>6</sup>。而且，新加坡加强华语教育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正在崛起的历史节点上，新加坡在中文教育工作远远不足，可能面临缺乏与中国联系的人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实际上正在试图补救基础薄弱的华人文化，而不是继续加强已经非常强盛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国家发展和处理种族关系间权衡利弊做出的一个取舍，即使它并非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图，且在推出后政府也小心翼翼地处理其他族群的关系，但它的顺利推出且能够不引起大规模的反弹，客观证实了华人作为大多数群体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少数民族的话语空间。

最后一个值得举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自1989年颁布的居民种族比例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同一个族群因为拥有相同的生活习惯、语言和文化，若有选择的权力，他们会选择和自己的族群居住在一起。为了打破这种惯性，EIP目的是强制性地确保新加坡四大种族在同一个社区里生活，防止不利于促进种族融合的种族聚居地（racial enclaves）再次出现。

组屋和社区的配额是根据新加坡人口总数种族的占比，因为华族占大约76%的总人口，所以一座组屋华裔人口最高比例可以达到87%，马来族则是25%，印度族和其他则是15%<sup>7</sup>。但这项措施也带来非预期、具有歧视性的后果：因为组屋和社区的种族配额是固定的，所以居民只能转售给自己的族群，但是因为印度和马来同胞是少数族群，他们的市场较小，他们通常得降低价格以吸引买家。有学者的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族群出售组屋的价格与华族相比相差至少3%到5%<sup>8</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华族在数量上占的优势如何负面地影响了少数族群。

---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light-increase-in-racialminorities-perceiving-workplace-discrimination-ips-survey>, 2020-12-30.

<sup>1</sup> 陈冬霞：《新加坡与韩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启示》，2004年8月29日，<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9>，2020年12月28日。

<sup>2</sup>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2003, p. 766.

<sup>3</sup> Michael d. Barr, Zlatko Skrbiš, *Constructing Singapore Eli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 p.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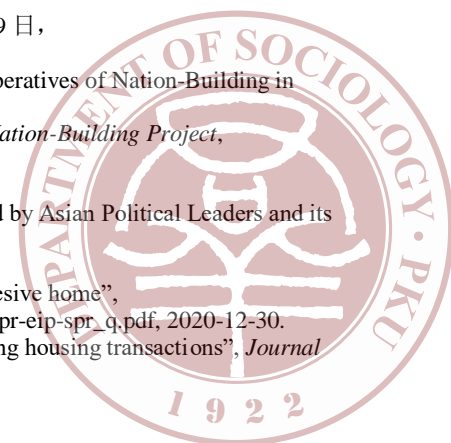
<sup>4</sup>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p. 752.

<sup>5</sup> Chang Yau Hoon, “Re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Argument used by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s Validity”,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32, No.2, 2004, p.155.

<sup>6</sup> *Ibid.*, p. 157.

<sup>7</sup>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Policy Changes to support an inclusive and cohesive home”,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312010/press\\_release-sc\\_spr-eip-spr\\_q.pdf](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312010/press_release-sc_spr-eip-spr_q.pdf), 2020-12-30.

<sup>8</sup> Maily Wong, “Estimating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ethnic quotas in Singapore using housing transa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15, 2014, p. 132.



有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族群比华族更认为作为主体种族更具有优势<sup>1</sup>，上述所阐述的例子一定程度上促成少数族群形成这样的观点。因此无论是外部的政策环境还是国内政策的影响，新加坡的一些政策并没有引起华族的不适或不方便，但却间接对少数民族形成压力，这代表了华人特权的客观存在。

#### 四、承认“华人特权”的困难所在

目前在新加坡舆论上即有出现“华人特权”的支持者，也有“华人特权”的反对者。后者认为“华人特权”支持者放大了政府偏向华族的政策和言行举止，却忽视了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确保种族平等方面的努力<sup>2</sup>。目前在舆论界双方争论不休，讨论停滞不前。笔者已在上文证明新加坡华族因在数量上的优势给予了一些制度性的优势，这是社会群体构造所造成自然且客观的事实，继续在这事实上争论没有意义。归根揭底，引起这争论更深次原因在于一部分华裔难以接受“华人特权”这一说法，因此只有让他们正视这一问题，才能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华裔群体难以承认“华人特权”有两个主要原因：对特权的错误理解。表面上的意思会让华裔群体他们拥有在生活上的一些特别待遇，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同身受，所以自然而然会排斥这样的说法。这白人特权一样——身处于低收入家庭、生活窘迫的白人反射性地拒绝了“白人特权”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肤色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sup>3</sup>。同样的，和低收入华裔群体说他们有“华人特权”也会遭到一样的反应。

其次，新加坡华裔对“特权”非常敏感。新加坡人自小接受国民教育，知道新加坡对种族和平的重视，了解种族和谐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性、歧视少数族群破坏种族和谐的严重性和任人唯贤的不二法则。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种族课题变得非常敏感，加上华裔群体大多数没有遭受歧视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华裔群体不愿意去参与敏感话题的讨论，选择沉浸相信新加坡存在种族平等的美好状态。所以，突然指责他们拥有特权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压力（racial stress），这形同于指责他们是歧视少数民族的“不道德”群体，也是挑战了新加坡任人唯贤制度的罪魁祸首，和“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sup>4</sup>现象一样，在面对这样的种族压力下，他们不知所措，并会呈现出愤怒和防御性的姿态以驳斥这样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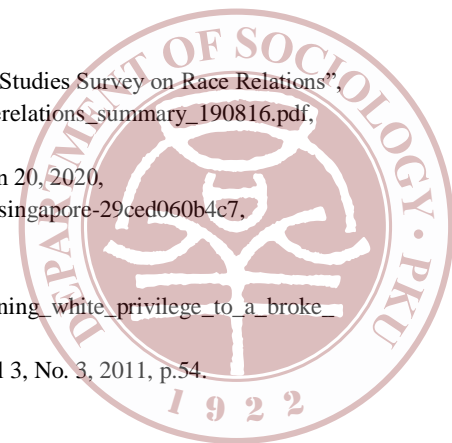
“华人特权”这一词本身就具有极大误导性，因为它在强调种族和谐和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格格不入，容易引起主体族群的反弹。因此，帮助华裔族群正确理解“华人特权”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明白，这种“华人特权”纯粹就是数量多数优势所赋予的客观特权而不是受到任何有待或优惠的结果。这更有助于帮助他们体会少数族群的处境，并重新审视他们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注意到自己的隐形优势之后，作为主体族群的他们应该更加顾及少数族群的感受，在言行举止中拿捏好分寸，不要在开已经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群体的玩笑（punch-down）。坚持“华人特权”是因为华族文化优越感盛行，坚持新加坡政策上存在偏向某个族群的不实指责不仅无助于增进种族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增加族群之间的猜忌和隔阂，新加坡离种族和谐相处的目标愈来愈远。

<sup>1</sup> Mathew Mathews, “Key Findings from the Channel NewsAsia –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urvey on Race Relations”, Aug, 2019,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cna-ips-survey-on-racerelations\\_summary\\_190816.pdf](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cna-ips-survey-on-racerelations_summary_190816.pdf), 2020-12-27.

<sup>2</sup> Donovan Choy, “The Dangerous Influence of “Chinese Privilege” in Singapore”, Jun 20, 2020, <https://donovanchoy.medium.com/the-dangerous-influence-of-chinese-privilege-in-singapore-29ced060b4c7>, 2020-12-24.

<sup>3</sup> Gina Crosley Corcoran, “Explaining White Privilege to a Broke White Person”, [https://medschool.duke.edu/sites/medschool.duke.edu/files/field/attachments/explaining\\_white\\_privilege\\_to\\_a\\_broke\\_white\\_person.pdf](https://medschool.duke.edu/sites/medschool.duke.edu/files/field/attachments/explaining_white_privilege_to_a_broke_white_person.pdf), 2020-12-29.

<sup>4</sup>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Vol 3, No. 3, 2011, p.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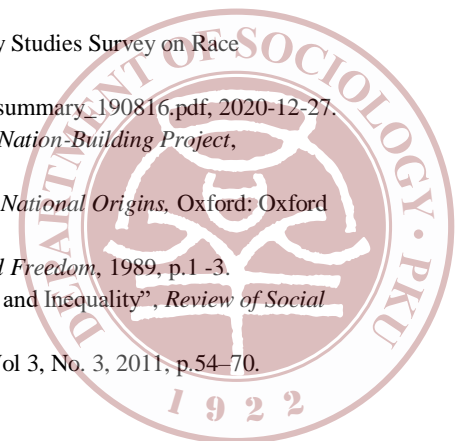


## 五、结语

“华人特权”在一个曾经经历种族暴乱、强调任人唯贤制度和种族平等的国家中是异常敏感的词汇。正确认识“华人特权”而非逃避才是进步性的，才是走向构建种族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华人特权”并非是说法律上赋予的权力，或是华人优越感文化促成的结构，它仅仅是华人占据多数所拥有的优势，而身为华裔难以察觉这些优势。因此，当只有认识到这些隐蔽但却客观存在的事实后，才能体恤到新加坡少数族群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压力，进而调整华裔的思想和心态，避免下一个“褐脸”的情况重演，为未来和谐的种族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1. Adeline Koh, “Chinese Privilege,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ity in Singapor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deline Koh and Sangeetha Thanapal”, March 4, 2015, <http://www.boundary2.org/2015/03/chinese-privilege-gender-and-intersectionality-insingapore-a-conversation-between-adeline-koh-and-sangeetha-thanapal/>, 2020-12-30.
2. Alfian Sa’at, 31 July, 2019, <https://www.facebook.com/alfiansaat/posts/10156608389667371>, 2020-12-30.
3. Chang Yau Hoon, “Revisiting the Asian V 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Argument used by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s Validity”,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32, No.2, 2004, p.154–174.
4. Donovan Choy, “The Dangerous Influence of “Chinese Privilege” in Singapore”, Jun 20, 2020, <https://donovanchoy.medium.com/the-dangerous-influence-of-chinese-privilege-in-singapore-29ced060b4c7>, 2020-12-24.
5. Eng Fong Pa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Malay Muslim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 No.2, 1981, pp.148 – 161.
6.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2003, p. 766.
7.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2003, pp. 751-774.
8. Eugene Teng, “Majority race must be wary of false sense of entitlement”, December, 2016,
9. Gina Crosley Corcoran, “Explaining White Privilege to a Broke White Person”, [https://medschool.duke.edu/sites/medschool.duke.edu/files/field/attachments/explaining\\_white\\_privilege\\_to\\_a\\_broke\\_white\\_person.pdf](https://medschool.duke.edu/sites/medschool.duke.edu/files/field/attachments/explaining_white_privilege_to_a_broke_white_person.pdf), 2020-12-29.
10.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Policy Changes to support an inclusive and cohesive home”,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312010/press\\_releasesc\\_spr-eip-spr\\_q.pdf](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312010/press_releasesc_spr-eip-spr_q.pdf), 2020-12-30.
11.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td\\_majority-race-must-be-wary-of-falsesense-of-entitle\\_011216-pdf.pdf?sfvrsn=77739f0b\\_0](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td_majority-race-must-be-wary-of-falsesense-of-entitle_011216-pdf.pdf?sfvrsn=77739f0b_0), 2020-12-30.
12. Humairah Zainal & Walid Jumblatt Abdullah, “Chinese privilege i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13. Lee Siew Peng, “When did race become an issue here?”, Oct 4, 201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forum/letters-in-print/when-did-race-become-an-issue-here>, 2020-12-28.
14. Lily Kong, Brenda S.A. Yeo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and Spectacle: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Day Parades in Singapor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6, No.3, 1997, pp. 213–239.
15. Maisy Wong, “Estimating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ethnic quotas in Singapore using housing transa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15, 2014, pp. 131 – 145.
16. Mathew Mathews, “Key Findings from the Channel NewsAsia –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urvey on Race Relations”, Aug, 2019,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cnaips-survey-on-race-relations\\_summary\\_190816.pdf](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cnaips-survey-on-race-relations_summary_190816.pdf), 2020-12-27.
17. Michael d. Barr, Zlatko Skrbiš, *Constructing Singapore Eli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
18.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 Peggy McIntosh, “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Peace and Freedom*, 1989, p.1–3.
20. R. Quinn Moore, “Multiracialism and Meritocracy: Singapore’s Approach to Race and Inequalit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8, No.3, 2000, pp. 339–360.
21.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Vol 3, No. 3, 2011, p.54–70.





22. Singapore's ruling elites", *Asian Ethnicity*, 2019, pp. 1- 17.
23. The Straits Times, "Slight increase in racial minorities perceiv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IPS-OnePeople.sg survey", Jul 30, 201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lightincrease-in-racial-minorities-perceiving-workplace-discrimination-ips-survey>, 2020-12-30.
24. Today Online, "Parties behind 'brownface' Nets ad given stern reminder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acial sensitivities: IMDA", August 14, 2019, <https://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parties-behind-brownface-nets-ad-given-sternreminder-paying-attention-racial>, 2020-12-30.
25. 周娟: 《多元同化刍议》, <https://www.sinoss.net/qikan/uploadfile/2010/1130/501.pdf>, 2020年12月30日。
26. 陈冬霞: 《新加坡与韩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启示》, 2004年8月29日,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9>, 2020年12月28日。

## 【网络文章】

#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中华民族认同<sup>1</sup>

邓立光（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

###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中华民族悠远庞大的知识体系

方块字在距今 6000 年以前就已经产生，到了 4000 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基本定型，而且发展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及至秦代，完成了字形的统一。汉字是单字单音，由此形成单字单音的语文体系。我国各地方言很多，虽然如此，语文结构仍是单字单音，只是声母韵母有些差异，这就是全国语文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内涵。以清代康熙皇帝整理《四库全书》为例，分经、史、子、集，共 44 类，3503 种，内里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鉴略、制度、地理、天文、哲学、宗教、科学、医学、技术、体育、文学、艺术等共 79337 卷，36304 册，就是用当时的通用文字写成的。这让我们不能不从认识一种人类文明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它。正如不懂英语，就很难进入现代西方庞大的知识体系；不懂德语，很难进入启蒙运动以后的欧陆哲学与法学的领域。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知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几乎就与人类这个庞大悠久的文明体系无缘。这是历史事实。

### 二、中华文化“理一分殊”，无强迫同化的传统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崇尚符合人性并不断涵养人性向善的伦理体系。如儒家的孔孟之道，其理想就是追求平实的人类善良本性的共同向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礼臣忠，用理性来安顿人类的竞争，用礼乐来陶冶性情的文明。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追求吗？难道先哲孔子只是汉人的吗？不，他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纵然民俗不同、服装不同、口音不同，然而都会有一个如斯向上升华的向度。在统一的文化精神之中，保持着各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与侧重点，在文化精神上是共同性，在表现形式上是多元性，这就是宋明理学中所说的“理一分殊”。

中国人很早就从哲学上体会到“理一分殊”“多元一体”的道理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中国则中国之”，从来都是“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是政治

<sup>1</sup> 人民政协网<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0-09-21/doc-iihuipp5473763.shtml>（2021-3-11）